



管家琪获奖小说
珍珠奶茶三系列

法兰克福书展
最佳童书奖

慕尼黑青少年儿童图书馆典藏图书
香港书展百大好书奖
台湾金鼎奖

少年就是，用大把的时间彷徨，只用
几个瞬间来成长。

管家琪 / 著

珍珠奶茶 的诱惑

ZHENZHU NAICHA
DE YOUHUO

广州出版社



管家琪获奖小说
珍珠奶茶系列

珍珠奶茶 的诱惑

ZHENZHU NAICHA
DE YOUHUO

管家琪 / 著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珍珠奶茶的诱惑 / 管家琪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62-1443-6

I. ①珍… II. ①管… III. ①儿童文学—短篇小说—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85426号

珍珠奶茶的诱惑

管家琪 著

出版人: 杨 斌

责任编辑: 徐莉雅

丛书策划: 陈 莹

文字编辑: 彭向明 郑婷婷

美术编辑: 赵 宇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87号广建大厦9、10楼 邮编: 51063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南村村东兴工业园 邮编: 511442)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

印 数: 1-20000册

规 格: 889mm×1240mm 1/32

字 数: 80千

印 张: 6.25

书 号: ISBN 978-7-5462-1443-6

定 价: 1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电 话: 020-61968008

有人说，会成为一个少儿文学作家无非是因为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要不就是有一个悲惨的童年。当然，这里所谓的“童年”涵盖了青少年阶段。前者由于自身的童年非常快乐幸福，便把这些快乐化为作品，一方面作为对于自己已逝童年的追忆，一方面也是与读者一起分享重温童年的幸福；后者则是因为自身的童年经验非常糟糕，因此借着作品一方面虚拟一个比较理想的童年，一方面也是在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能够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态度来重新审视童年的种种。

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有些绝对，但似乎也都有那么一点道理，关键是都非常强调一种同理心。我觉得想象力和同理心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必要条件，而能否成为一个少儿文学作家，是否有对孩子们同理心尤其重要。如果有这份同理心，作家自身的成长经验对于一个少儿文学作家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可贵的资产；如果没有，那么还是赶紧去写其他的文类，最好别写少儿文学吧。

很多大人，都是以自己目前的心智来看待孩子，总是处处看孩子们不顺眼，总是口口声声自己当年就是如何如何，总之就是肯定比现在的孩子要高明得多，这些认定到底有多少是真实的呢？恐怕多半都是一种想象吧！因为很多人在长大以后，早就忘了自己当年小时候，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我始终记得自己从前年少岁月的样子。当然不是“为了一个馒头而记恨二十年”，不过，如果“快乐的童年”和“悲惨的童年”是两个极端，那么我的童年经验显然是偏向后者的，虽然也谈不上有多悲惨吧，但肯定是不快乐并且是充满压抑的。

我的父母非常传统，严重地重男轻女。我的母亲基本上是一个被困在大人身体里的小孩，而且还是一个被惯坏的小孩。我是在一个被不断否定的环境中长大的，直到上了大学都还觉得自己是白痴笨蛋，前途一片黑暗。我是后来从工作中才开始慢慢找到了一点自信。

最重要的是，自从我在二十七岁那一年当了妈妈以后，我的“第二个童年”开始了，一直到现在，我感觉自己好像都还处在这个状态里。我猜大概要等到将来我当了奶奶，才会进入“第三个童年”。

由于“第二个童年”，我也终于找到了少儿文学。这是我这辈子得以安身立命的所在，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之一。

说起来，还是要非常感谢我的父母，给了我一个好的性格。我天性开朗乐观，这绝对是一个恩赐。因为有这样的性格，所有童年，乃至青少年阶段的种种不愉快，都变成了我宝贵的资产，让我对孩子们一直都比较能够有同理心。专职写作这么多年，我的作品已经陪伴了不少孩子们长大，我想除了一般评论所说的“风趣幽默、故事性强”之外，应该就是因为我的作品里有这份同理心。希望未来我还能一直有这样的机会，我非常盼望能够是孩子们心目中一个可亲的大朋友。



目录

1	珍珠奶茶的诱惑
9	信
17	风铃
27	噩梦
35	快速减肥霜

两个女孩	43
伤心 Cheese Cake	117
眼泪	133
周末午后	151
爸爸的同学会	161
疯狂的纠察员	177



zhenzhunaichade

珍珠奶茶的

you
诱
huo
惑

这个暑假，他迷上了珍珠奶茶。

说实话，以前他一直觉得喝珍珠奶茶挺蠢的，真不知道是哪一天才的点子，居然把粉圆（一种台湾常见的小吃）和泡沫红茶搅和在一起，还加上一根那么滑稽的超大吸管；妹妹刚迷上珍珠奶茶的时候，他还挺嗤之以鼻的呢。

那家小铺子就开在他家巷口，是洗衣店的副业，里头并没有让人坐的地方，客人都是买了带走。小铺子刚开张的时候，他并没有特别在意，只感觉仿佛生意还不错，每次他补习完回来，都见到铺子前围满了人，胖胖的老板娘总是双手捧着容器，费力地摇晃着。

“每一杯珍珠奶茶都要靠这样摇出来，真是辛苦。”当时，他只这么想，对那位挥汗如雨的老板娘颇有些同情。

“也许她可以趁机减肥。”他还这么想，“不过——大概只减到手臂，哈！”

过了半个月，情况完全不一样了。铺子前站了一个妙龄女郎，老板娘又回到洗衣店的柜台去忙

了。那个女孩年纪蛮轻，绝不超过二十五岁。脸孔很漂亮，肌肉看来很结实。皮肤有点黑，又不会太黑。她把长发随意扎个马尾，前额那一撮有些咖啡色，铁定是染的。

其实这些都是他稍后才观察到的啦。第一眼，他只看到她的上半身很壮，在摇珍珠奶茶的时候，乖乖，真是惊心动魄。

那天晚餐的时候，他假装不经意地问妹妹：“哎，你有没有注意那家新开的珍珠奶茶店多了一个女孩子？”妹妹是家里的“包打听”，几乎什么事情她都知道。

果然，妹妹说：“你是说那家洗衣店门口的珍珠奶茶？那是老板娘的妹妹啦。”

“老板娘的妹妹？奇怪，你怎么知道？”

妹妹白了他一眼：“当然是问的嘛，真笨！老板娘忙不过来，做珍珠奶茶又很累，所以就找她妹妹来帮忙。”

接下来的几天，每次经过小铺子，他总要多看两眼。他忍不住会瞄她的上半身，但是立刻又为自己的

“邪恶”羞红了脸。

有一天晚上，他补习完又和同学去买书，回来的时候有点晚了，经过小铺子，意外发现没有客人，她则在整理东西。会不会是要打烊了？

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他马上跑过去。

“要点什么？”她柔声问道，声音很好听。

“珍珠奶茶。”他简直是条件反射式地回答。

“普通杯还是特大杯？”

“呃——特大杯！”

她熟练地把材料加进容器里，开始摇了。他死盯着她的眼睛，生怕管不住自己的视线，会不小心往下瞄。

似乎感觉到他在看她，她也朝他浅浅地笑了一下。他立刻又像做错事似的低下头，看自己的鞋尖。嗯，球鞋真该洗了。

为了不被妹妹讥笑，他在进家门以前就赶快稀里呼噜把那一杯珍珠奶茶给喝光了。害他差点吃不下妈妈为他准备的夜宵。

这天晚上，他梦见她变成了兔女郎，穿着非常性

感的衣服，用非常性感的声音问他：“要点什么？”

他看着她的低胸兔装，简直不能言语，也不能呼吸。

“我……我……”他结结巴巴地说，“我要……我要……哎呀！”

第二天早上，真是惨透了。趁着天还没全亮，他像小偷似的偷偷摸摸地洗床单。他的动作飞快，生怕万一被妹妹看到，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问他干吗一大清早洗床单。被妈妈看到也不行，万一妈妈问起来，叫他如何启齿？

不过，惨归惨，说来奇怪，他的心里也有一种骄傲的感觉。尽管他还不够高，不够壮，肩膀不够宽，胡子不够多，但是——他不再是小孩子了。他长大了。

这天以后，他几乎天天都会去买一杯珍珠奶茶，愈喝愈觉得珍珠奶茶的风味很特别，的确蛮好喝的。知道他迷上珍珠奶茶，妹妹还笑他：“早跟你说好喝，你不信，男生就是迟钝。”

不过他还不大会跟她攀谈，怕她觉得自己是无聊

男子。

有一次，他苦思多时，终于想出一个问题。

“请问你，一杯珍珠奶茶要摇几下？”话一出口，他又后悔了。

好无聊的问题呀！真不如不问。

没想到，她倒挺一本正经地回答：“至少要三十下，很累人的。”其实，他知道很累，因为她的额头也常有细细的汗珠。可是，同样是汗，在老板娘脸上让人觉得狼狈，在她脸上可又多了几分的——性感，哎，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的时候，他还暗忖，要是到了冬天，她不卖珍珠奶茶了，该怎么办呢？

没想到，他是多虑了。

一夜之间，小铺子和洗衣店又统统归老板娘一个人负责，只是她买了一台怪异的机器，用机器来摇珍珠奶茶。

她呢？梦中的兔女郎到哪里去了？

“不做了，回南部去了，说每天摇珍珠奶茶，手臂都变粗了，不好看哩。”妹妹说。

回南部？昨天他买珍珠奶茶的时候，为什么她没有告诉他？

为什么要告诉他呢？他随即自暴自弃地想：“我又不是她的谁。”

他有一种受伤的感觉，尽管他很清楚这种感觉完全是不理性的。他默默想着：“以后我再也不要喝珍珠奶茶了。”

xin

信

对怡君来说，每天下午放了学还得去补习班补习，原本实在是一件极悲惨、极痛苦的事。怡君做梦也想不到，在这种“人间地狱”，竟然还会有美妙的事情发生。

那天，她一坐下来，张大头就跑过来找她，粗里粗气地说：“喏，你的信。不是我写的哟！”然后信一丢就跑了。怡君还没会意过来，旁边的玉娟已经夸张地说：“哇，不得了，一定是情书。”玉娟旁边的筱婵则凑过来，以一种不可置信的表情和语气说：“你的情书？真的吗？”

怡君狠狠瞪了筱婵一眼，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她不可能有情书吗？难道全天下的男孩子都只能喜欢她周筱婵一个人吗？

怡君愈想愈气，抓起那封信胡乱塞进书包，咕哝道：“管它呢，回家再看。”

这天晚上的补习，注定是白补了。怡君满脑子都在想着那封信。

“到底是谁给我的呢？张大头说不是他，幸好不是……他现在一定在偷看我的反应吧？对，我要装

